

奋进之路·一线官兵的强军足迹

未留翅痕，已然飞过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

这是一个晴朗的早晨，阳光洒在机身上，为战机披上一层金衣。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机场，传来发动机的轰鸣声，一架架战机蓄势待发。

随着一发信号弹划破天际，两架战机呼啸着腾空而起。跑道尽头，战机尾焰将跑道与天空连在一起。

塔台一楼空勤休息室里，飞行员柴明

已经将装备穿戴整齐。“对于值班飞行员而言，只有起飞战巡和等待起飞两种状态。”柴明说。这种战备状态，已成为飞行员的日常。无论何时何地，只要听到铃声，他和战友们就会第一时间奔向战位。

坐在椅子上，柴明关注着屏幕上的空情态势图。一个个代表战机的光标在预定空域快速移动。此刻，柴明的心被

一个个光标牵动着。

在飞行员眼里，天空被坐标轴分成一个个网格。他们的航路，由一个个这样的网格铺就。天空中的航路，不会像地面那样有明显标识，只有线条交汇的一个个网格点，提示战机所在位置。飞行员的航路取决于任务，任务在哪里，战机就飞向哪里。

如果将该旅飞行员近年来的飞行架次做成一张折线图，那么折线的尾端是高高扬起的。去年，这支部队的战备起飞架次超出记者想象。

近年来，他们一次次驾驶战机出色完成重大任务，一次次驾驶战机亮剑海天，捍卫着国家空防安全。

蓝天之上，一道道壮美的航迹记录

着一群人的奋进与成长。

“天空中没有翅膀的痕迹，但是鸟儿已经飞过。”看远方，笔直航迹消失在天际，那是飞行员一次次奔赴任务目标区的一往无前；看云端，白色航迹交织在一起，那是飞行员在一次对空战训练中的斗智斗勇；看天际，美丽弧线划过苍穹，那是飞行员一次次挑战极限条件的勇敢无畏。

今天，人民空军正向空天一体、攻防兼备的战略目标迈进。这条路，必定是一条不断迎接挑战的奋进之路，也是一条不断战胜自我的竞进之路。

记者手记

海天征途，航迹无垠

■本报记者 贺逸舒 特约记者 迟玉光

特稿

爬升、俯冲、翻滚……战机模型在飞行员灵巧的手上，仿佛有了生命。远处天空，一架架战机呼啸而过，与战机模型遥相呼应。

在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，每名新飞行员都有这样一个战机模型。每次飞行任务前后，飞行员王正总要手持战机模型，一遍遍模拟飞行场景。这个战机模型，是他飞行梦想一步步变为现实的见证。

从新飞行员到成熟飞行员，王正驾驶战机飞过的航迹，不仅是个人成长的航迹，也是他和战友们追赶的航迹、超越的航迹。

飞行员的人生航线，以自信为天空

加力，起飞！

当战机从地面起飞的那一刻，王正身体稍稍后仰，熟悉的推背感让他感到安心。高密度的飞行训练任务，已经将这名90后飞行员锤炼得足够自信成熟。

飞行是一种什么样的体验？这个问题，不同阶段的王正，会给出不同答案。

起初，王正认为，飞行是刺激的。

飞起落航线，是一名飞行学员开始飞行的第一堂课。几年前，当王正第一次被初教机座舱盖包裹住的时候，说不紧张那是假的。发动机启动后，王正的大脑里一片空白，他像一只提线木偶，教员说什么，他就做什么。训练结束后，教员对他说：“大胆飞，小伙子，你适合飞战斗机！”

在教员的鼓励和引导下，王正很快有了足够的胆量享受飞行带来的速度与激情。那时候，对他来说，飞行是刺激的，能给他带来无与伦比的体验。

军校毕业后，王正去过不同飞行基地，改装不同型号战机，学习更多知识。身边，是和他志同道合的飞行员，他们一同学习、一同飞行，一同为自己的飞行之路积蓄力量。

王正的改装之路并不顺利，起初他会因为做错过动作或者动作没有达标，受到教员的严厉批评。那段时间，原本以为自己有过人天赋的他变得沉默寡言。他认识到，自己只是飞行员中的普通一员。

后来，随着飞行技术日益成熟，王正受到的批评越来越少，得到的赞扬也越来越多。

有一条航线，令王正难以忘怀。那年，王正迎来首次单飞训练。起飞前，平素严厉的教员，为他认真检查战机的每一个悬挂装置、每一处接口。检查合格后，教员向他挥手，给他比了一个加油手势，示意他可以安全起飞。

那一刻，王正格外感动，他感觉自己像一只雏鹰，在经历过风雨磨砺后，终于可以展翅飞翔。他沿着既定航线飞行，做出规定动作，最后顺利着陆。飞完这条航线，王正感觉自己的飞行生涯，迈向一个新的阶段。

王正的飞行之路，是一个不断重塑自我、建立自信的过程。

“其实，自信是通过努力建立的。”王正说。他曾踌躇满志，也曾遭受打击，如今他可以凭借过硬实力配合团队完成各项任务。“飞行是一种责任。”一次次闻令而动，一次次直面挑战，让他感受到这身军装的分量。

每次飞行训练后，王正都会在飞



东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组织飞行训练。

图①：战机加力起飞。

戚清森摄

图②：飞行员空中云上飞行。

胡晓摄

航线上，最值得品味的风景是什么

“你看过电视剧《冲上云霄》吗？”飞行员胡晓问。

在这部电视剧的开头，飞机在云海之上巡航，阳光照射在飞机上，将飞机的影子映射在白云上——这样的美景，构成了胡晓对飞行的第一印象。当他驾驶战机在云端穿行时，对此有了更真切的体会。“高空飞行，机翼会在阳光照射下，散发出七彩光芒。”胡晓说。

一位作家说：“任何景观，如果不通过一种文化、一种职业去揣摩，就不会有赶的航迹。”装备在革新，飞行理念也在不断变化。“陈勇说，随着新的军事训练大纲施行，飞行训练必将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。

在胡晓心中，航线上的风景，是值得品味的。

天空宽广，但守护祖国领空的道路却曲折多艰。当我方飞行员与外军飞行员在这条航路上相遇，没有一名飞行员会主动退让。

狭路相逢勇者胜。数千米高空上的激烈较量，充分展现出飞行员的过硬技能和飞行胆量。谁露出一丝胆怯，谁便会落于下风。

飞行员柴明的战机跟他的性格一样，灵活但又充满克制。控制高速飞行的战机，像是驾驶高速行驶的汽车，可能只是轻微调整方向盘，就会导致车身发生很大偏移。

“只有将动作练到精益求精，做到尽善尽美，当战争真正来临时，我们才能不辱使命、不负重托。”柴明说。

飞行在祖国的领海上空，柴明见过最美的风景，是任务成功后队友的笑容。一次实弹射击训练，柴明和战友们受领任务后，认真做好起飞前的各项准

备工作。那一刻，柴明感觉自己像是一名在后场焦急等待亮相的演员。命令下达后，他加满油门，朝着目标飞去。

加速，再加速。后舱飞行员负责把控制方向，柴明在前舱敏锐地捕捉到最好时机，将导弹打了出去。战机如同蜻蜓点水，迅速与目标拉开距离。导弹在柴明的注视下划出一道弧线，精准命中目标。任务归来，官兵们纷纷围上来祝贺，柴明笑着说：“这是团队的胜利。”

执行飞行任务时，同一架战机里的前舱和后舱是一个团队，不同战机是一个团队，战机、舰艇与陆地上的防空力量也是一个团队。“在这个庞大体系中，我和战机可能只是战斗力链条上的一环，环环相扣才会产生更大的合力。”柴明说。

柴明有时会想象一下未来战场的情景：无人机前出侦察，战机掌握制空权，舰艇在海面上伺机而动……“当这个战斗力链条上的每一环都完美运行，我们对战场的掌控力就会越来越强。”柴明说。

超越自己、超越对手、超越今天

天色渐暗，战机飞行高度一点点下降。从战机上往下看，绵延的路灯，让陆地上的建筑物变得清晰可见。夜晚，总会让那些还未回家的游子产生思乡的情愫。

晚风轻吟，数架战机由远及近，次第归巢。这时候，飞行员的神经紧绷，做好着陆前的各种准备。

“要敬畏飞行，把每一次飞行当作第一次飞行。”这句话，老飞行员一次次对新飞行员说。

巨大轰鸣声中，战机平稳降落。战机停稳后，打开舱门，摘下头盔，飞行员头顶上热气蒸腾。

机械师孙德林与飞行员简单交流了两句，便带领团队成员紧张有序地开展保障工作。加油、充气、通电检查……停机坪上，各类保障车辆往来穿梭，孙德林认真检查战机状态。

每天飞行训练前，机务人员要提前入场检查战机。飞行训练结束后，他们又要再次进场检修战机，确保战机随时可以执行下一次任务。

近年来，该旅飞行训练强度不断加大，任务密度明显提升，孙德林的工作也更加认真细致。

“机务兵的职责是把问题发现在地面上，解决在地面上。”每当飞行员执行飞行训练任务，孙德林的心总是跟着悬在空中，直到任务结束后，他悬着的心才稍稍平缓。“我们要对飞行安全负责，对战友生命安全负责，更要对部队战斗力负责。”他说。

当孙德林在战机前忙碌时，飞行员们已经开启了下一项工作。

一天飞行训练结束，“头脑风暴”才刚刚开始。

“我们常说，飞行1小时，讲评3小时。”飞行员刘飞说，他们格外注重讲评环节，训练结束后立即复盘，已经成为一种习惯——地面准备越精细，空中飞行越从容；平时考虑越全面，特情处置越顺畅。

去年，该旅参加上级组织的演训任务。为了这次任务，参训飞行员提前两个月着手准备，转场路线、备份航线、备降机场等更是做好了充足预案。

为了做到万无一失，刘飞和战友们提出多种战法，并在训练中依次验证。那段时间，大家积极研讨战法创新，有时候吃着饭就讨论起来。功夫不负有心人。最终，刘飞和战友们出色完成了这次演训任务。

刘飞认为，正是这种经常性的研讨与思考，培养了他们的创新思维和敏锐感觉，让他们能够在执行任务中因时而动、以变制变。

一道道航迹，铭刻着一代军人对梦想的追赶与超越。

小时候，刘飞对当一名战斗机飞行员充满向往。他一直渴望有机会驾驶最先进的战机，翱翔于祖国领空。读高中时，刘飞在报纸上看到歼-10首飞的消息，他格外激动。“当时我想，如果有一天我能飞上歼-10，那该有多好！”后来，成为飞行学员的他，看到歼-20首飞的消息，为祖国的强大感到骄傲和自豪。

“飞行，是一个不断追赶和超越的过程。通过日积月累的努力、久久为功的坚持，超越自己、超越对手、超越今天。”在这条飞行之路上，刘飞越来越有信心，“飞行需要热爱，更需要坚持，既然选择了远方，便只顾风雨兼程！”

（文中部分人名均为化名。采访中得到陆嘉俊的大力支持，特此致谢）

第1728期